

【终结篇】

网络原名【新疆盗墓家族往事】

DAO
MU
WANG
SHI

伍

盗墓往事



玉松鼠
YU SONG SHU 著

一部真实的盗墓手稿，20余次探墓盗宝的详细过程。)

一本新疆盗墓家族的自传史

还原盗墓现场 探寻中国古老的墓葬文化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目
录
【叁】

第四十七章	狗头金	001
第四十八章	唐爷来了	012
第四十九章	祭奠	025
第五十章	奇遇	037
第五十一章	爷爷的怒火	052
第五十二章	小妹妹唐晶	067
第五十三章	再回学校	086
第五十四章	葵花宝典	101
第五十五章	定时炸弹	111
第五十六章	盐亭罗盘屋	125

第五十七章	古墓铜鼎	140
第五十八章	禄存星与穿心煞	159
第五十九章	讨价还价	178
第六十章	假意入伙	195
第六十一章	举杯消愁	205
第六十二章	深山之行	215
第六十三章	不该存在的墓	228
第六十四章	险由贪来	244
第六十五章	入坟改局	259

第六十六章	同回新疆	277
第六十七章	花姐和唐晶	295
第六十八章	库车大峡谷	310
第六十九章	精巧的盗洞	328
第七十章	五棱子坟	346
第七十一章	银像出土	359
第七十二章	返程的温情	375
第七十三章	杀回四川	386
第七十四章	应邀上路	398
第七十五章	大难不死	411

目
录
【肆】

第七十六章	身中墓毒	428
第七十七章	成都赴宴	440
第七十八章	皇坟坡一役	453
第七十九章	武僧将之棺	475
第八十章	祖师爷	500
第八十一章	挖坟纲要	518
第八十二章	虎口脱险	532
第八十三章	疯狂的刀女	544

第八十四章	踏上征程	561
第八十五章	鬼城大坟	570
第八十六章	神秘墓室	584
第八十七章	致命红斑	599
第八十八章	胜利凯旋	616
第八十九章	雪芹的加入	635
第九十章	南丝绸之路	653
第九十一章	隐士高人	667
第九十二章	盗墓天堂	686
第九十三章	遭遇同行	699
第九十四章	惊雷定穴术	710
第九十五章	意料之外	723

目 录

【伍】

第九十六章 不一样的心境	736
第九十七章 最难消受美人恩	749
第九十八章 最后一次斗宝	764
第九十九章 唐晶回来了	779
第一百章 黑风谷	793
第一百零一章 达玛沟	805
第一百零二章 香消玉殒	821
第一百零三章 金盆洗手	835
后记	842

【踏上征程】



晚上，他们三人下楼去吃夜宵，我没有胃口，独自坐在屋里。我看着地图，开始了深深的思索。格局不明，以点推面，点不对路，纵观可现。可是……唉，一点头绪都没有。江为案山，那这“丰稳坝”又是什么？看来，这“鬼城”的格局可是大有来头啊。

一夜冥思苦想未果，凌晨6点半，天空似乎一点点地亮了起来，而我的桌子前，依然是白纸一张。烟头堆满了烟灰缸，我毫无睡意。我扶着脑袋，看着地图，真感觉祖师爷太强大了。

不知不觉，我趴在桌子上，进入了梦乡。一阵猛烈的敲门声响起，我被惊醒了。我一骨碌爬了起来，打开门，小先和罗璇站在门口。小先说：“珉哥，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了，你都没接！咋了？”

我说：“想事儿，一夜没睡！”

罗璇看看我，“啊，做啥子了哦？不会还在想刀女的事儿吧！”

我苦笑一下，“没有，我在想一个局。行了，你们谁给我弄点吃的，我先睡会儿！房卡你们拿着，进来要是我还睡着，就不要叫我了！你们低调一点，别跟着一起瞎起哄，这都不是闹着玩的！”

送走了他们，我洗了个澡，赤条条地钻进了被窝里，手里依然拿着地图。我横着看，竖着看，依然没有一点线索，又在不知不觉中睡了过去。

一直睡到下午，我睡眼惺忪地睁开眼，一睁眼就吓了一跳。刀女正坐在我的身边。我赶忙拉了拉被子，开始回忆自己中间有没有翻身，把半个屁股露在外面。她什么时候进来的？可气的是，我一点记忆都没有。

我有点气急败坏地问：“你……你啥时候进来的啊？大老爷们的房间你都闯！看到不该看的咋办？”

刀女来气了，叉着腰站了起来，“你这人咋不知好人心呢，那天晚上打了你，我是来看看把你打坏没！”

我脸一红，抓着被子说：“你放屁，小爷可能被打坏吗？！”

刀女一把抓住被子角，“你怎么不明白状况呢，你再说，我看看把一个脱光的男人丢到街上是个什么样儿！”

我下意识地死死地抓住了被子，“你有啥事？我没穿衣服，你说完快走！”

刀女撇撇嘴，“我给你准备了点东西。我看了你带的装备，缺少一些。你祖师爷来这儿的时候都要带好多东西，我是想告诉你，我已经备好了，顺便来看看你这个一晚上不睡觉的超人，到底有多超！”

我说：“哦，我知道了，我这儿还有事儿，你快出去吧！”

刀女说：“你这人咋这样不识好歹啊？！我帮你，你还给我啰里啰唆的！你倒是说说看，哪儿把你困着了，啥子事情，要一个晚上睡不着？！”

我叹了一口气，“啊，这个格局很复杂，我看了半天，看不懂！喂，你又不懂看坟，你瞎起个什么哄？能不能……”

刀女拉了拉我的被子，打断道：“我告诉你，我是不懂！可是我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告诉你，再胡说八道，我扒光你，再把你丢出去！”

我气急败坏地说：“你敢！你有话说，没事快走，别烦我！”

刀女一把抢过地图，瞪了我一眼，“这局在哪儿呢？我咋看？”

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我指了指丰都和鬼城这一块，“你看到没有，这长江把鬼城、六明寺、名山镇与丰都一分为二。这边，这边，还有个丰稳坝，你不觉得很怪异吗？要是没有丰稳坝，这风水有些好得离谱，所有气息汇聚一点，两边不是名人就是英雄啊！可是这丰稳坝一出现，就奇怪了。风水巨变啊！分流而走，所到之处那又会是什么，这……我看不懂，如果看懂了，我就大概能知道古人会把坟埋哪儿了！”

刀女看了看地图，“就这么简单？”

我说：“就这么简单？！呸，复杂得很！你看不懂就快说，别瞎耽误工夫！”

刀女看着地图，我看着她，她乖巧的长相倒是有几分可人，轻皱眉头的样子怕是能迷倒不少男生。好半天，她说：“看不懂！”

我冷哼一声，“早就知道你看不懂！得了，你出去吧！要么去逛街，要么去洗桑拿，反正别来惹我！”

刀女又用力地抓了抓我的被子，“你怎么这样啊？！你这不是利用人吗，用到了给个笑脸，用不到了一棒子打飞！哼，我告诉你，我虽然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祖师爷是怎么做的！他没事儿就在家不断画圈，反正画很多，之后套个什么仪器，那东西好像是个钟表什么的，大概也就是一上午时间，就弄出来了。你就这点能耐，还要跟人叫板，哼！”

刀女说完，托着腮看着我。我将信将疑地看着她，看地图，画圈？！这是哪门子的算法？我皱着眉看着地图，画圈……是不是圈定法？可是这方法业内也都作为笑谈啊，就是把五行点标注出来，在风水点周围几十公里处，以穴点为圆心画圈，之后汇聚在一点的位置就是所谓的风水点。圈定风水点后，根据风水罗盘，以土属性为基，顺时针一比对，很快就能找到一个风水很突出的位置，这就是大概的埋葬古尸的地方。这方法看似很科学，但实际上真正施行的时候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几百年前的五行点，不产生些变化基本很难，再加上那么多个点，看错一个，你的风水点就是错误的，再推就是一错再错。而且，更关键的是就算一切不出错，是否能跟古人的思想一致，这才是最关键的。所以，当年有人提出这个方法，瞬间就被人反对掉了，也一直没人去用这个方法，那祖师爷这是……

我又寻思了一下，除了这个办法需要画圈，其他的不需要啊。我来试一下，穴点的定位不需要身临其境。我试着定位了一下，却再一次被难住了，因为这需要宏观性。没有参照物，我根本定不了。好一会儿，刀女有些不耐烦起来，“你到底行不行啊？笨死了！快十分钟了还没结果！”

我不吭声，“再等等！”

可能大脑运转太快，额头上细密的汗水透了下来，我一拍桌子，“不行，我做不来！这方法纯粹是瞎掰！”

刀女抱着手，“呸！我见过老爷子用了好多次这个方法，你不会就说不会！”

我骂道：“你看，首先要定五行，这怎么定？！只能定个水属性，还不知道这个水是不是真正的水！我顺着推，根本推不出来啊！”

刀女一甩手，“你搞不出来，就自己在这儿想吧，我帮不了你！”说罢，摔门出去了。

屋子里除了她身上残留的香味，就是烟味了。我又点了一支烟，坐在椅子上。对了，我就以这河流推，我假设它是水，再假设鬼城是金，丰稳坝是火。但是，这就不对了，按理来说，以大半个格局看，要求的是平衡，可是火在水里，这就失去了平衡，不对……

我静下心来，盯着地图看了起来，终于确定一个线索。这水，自然是这长江，而丰稳坝为木，木在水中，方能存在。鬼城为金，丰都为火，可是唯独这土，却怎么也找不到。我没有画圈，而是在这四个属性之间找了个焦点。可气的是，这个点却在长江中。坟虽会依水，但不会依江而建，因为一旦涨水，坟不是就到水里了吗。或许，归结点还是在于这土属性，也就是这时候，双桂山国家森林公园开始慢慢地映入我的眼帘。

我假设双桂山国家森林公园就是土属性，突然发现几个坐标好近。这一下，我看到了一个地方——名山镇，因为只有这个地方在五个假定属性的中间。可是我却一点都不开心不起来，因为不知道自己算得到底对不对。

我去了小先他们屋。他们正在打着扑克，我进了屋，看见两人满脸贴着纸条，一见我如同见了救星，“珉哥，我们钱全打没了！刀女太厉害了！”

我说：“行了，咱们去个地方！嗯，去名山镇看看！”

“名山镇？”

“对！我估计那儿能有点东西吧！少废话，快点！”我说道。

我在楼下转了转，新鲜的空气让我感觉很舒服。将近两天没出门了，屋外灰闷闷的天色有些刺眼。风一吹，眼泪就流了下来。

车上，我一言不发。临近长江时，我的心情莫名好了起来。看着那波澜壮阔的长江，我的心潮也随着澎湃起来。接着，我们去坐船。河船很稳，看着水，看着对岸，我真希望我的推断是正确的。

名山镇是一个不大的地方，却可以感觉出它文化底蕴的丰富。我们打了个车，避开名山镇，往周边走。我没有打探周围有没有什么传说，而是在林野间慢慢地看着。车开得很慢，路不是很好走，司机很快就不愿意继

续跑了，说外面耽误了他的生意。我很希望能在这儿下，继续走，可是看着大家，我又放弃了。因为装备不够，我也不敢贸然下车，只得原路返回。我不时地拿出相机，拍了又拍，时间有限，拍回去再慢慢地看看有没有坟头。

这时，我越来越感觉到不对了，因为没有一丝特征说明这附近是有坟头的。我甚至有些沮丧起来，悄悄拿出风水罗盘看了起来，发觉一切都和我想的相反。比如，我算的金位这里好像是土位，水位好像是木位，反而身在水中的丰稳坝是水属性。一切都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忽然，我看到了双桂山公园，一下全身一颤，那大大的山包让我有些冲动起来。我赶忙说：“师傅，咱跑远点，去双桂山！”

师傅吓了一跳，“那么远！算了，你再打个车嘛！这样我交班都回不来！”

不得已，我们换了辆车，这次是个黑车，不过谈好价格后，人家还包接送，这倒了我的后顾之忧。

路上，我看着周围，越来越激动。我很希望我看到的那个大山包就是我们要找的坟头，而且，它也很符合坟头的要求。

我想着想着，睡了过去。到了地方时，天色全暗，司机说到了。我看，火了起来，售票处早下班了。罗璇一看，就和司机急了：“你搞啥子？！门锁了，你啷个不和我们说啊？说了，我们就不来了！”

我下了车，径直往里走去。我隔着铁门往里张望着，很希望看出点什么端倪，无奈实在是太黑了。但是，我隐隐从这山体的走势看出了些什么，有了些兴奋，有了些灵动。

回去的路上，车抛锚了。小先和罗璇咒骂着司机活该，一边还得下来帮着看。我坐在车里，手里再拿着罗盘，慢慢地看着、算着，心里一丝丝地明悟起来。虽然我不知道这次算得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有些靠谱起来。一路走来，我发现山脉呈上升趋势，如果是风水路线，不是最好的，但是是最缺一不可的东西。就像人的手伸出去是有距离的，而不是无限的，这是天然决定的，那就需要有一种可以带动气息的东西。这东西可以让本来看似平淡无奇的风水变得很华丽，这就是关键。也就是说，我从这小格局的山路看，应该是对的。

回到了岸边，已经没了船过岸，罗璇骂骂咧咧地和黑车司机讨价还价。

我蹲在路边，还在算着。一会儿，我走到司机身边，“你给我找一家网吧，要最好的！找到了，我一分不少给你，找得不好，我直接带你去派出所！派出所不管，我们今天就把你车扣了，你找人来，我就烧你车！自己掂量！”

黑车司机吓了一跳，马上说：“我晓得哪个网吧好，我带你们去！”

很快，我们到了一家网吧，我感觉还行，就很爽快地给了钱。罗璇说：“珉哥，这丫的就是欠收拾，你给他那么多钱，便宜了这小子了！”

我说：“咱初来乍到，最好不要惹事！而且人家地头蛇，咱们过客，悠着点好！行了，你们看附近哪儿有吃的，我去上会儿网。一会儿饭好了叫我！小先，你去附近看看酒店，咱得在这儿住下了！”

进了网吧，我才想骂娘，这儿网速慢极了，我换了好几台机子，才算找了个差不多能用的。我开始仔细地查阅起了关于丰都附近的资料。这儿的传说复杂极了，就鬼城的传说，也不仅仅是刀女说的那个，有各种不同的版本。但是，这些传说中，对双桂山的描述好像并不多，对名山镇的描写也是少之又少。我还待继续查下去，手机响了。我不得不下了机，赶去与他们会合，解决温饱问题。

我胡乱地吃了点东西，就拿着几粒米，在桌子上摆来摆去。刀女说：“哎呀，这人现在和米干上了，脑壳里有冰崩了！”

我看她，“我还在算！不过不需要地图了，地图在我脑子里！”

这顿饭，或许大家也稍稍有些累了，没人喝酒。就刀女一个人要了点当地的白酒，硬是要和小先、罗璇喝。我摆弄了半天，说实话，心里已经有了谱，只是反复在验证。就在小先和罗璇他们喝完一瓶的时候，我一拍桌子，大吼一句：“哇哈哈，我差不多知道了！不过，这个方法也太二了，累死人不偿命啊！来来来，喝酒！”

我的表现不光把小先他们吓一跳，连一旁的服务员也跟着吓了一跳。我端起摆在面前的酒，一饮而尽。这一口喝得太猛，辣了我一下。我赶忙吃了几口菜，“刀女啊，我算出来了！哼哼，原来这丰都鬼城是这么个意思！”

我招呼服务员，“结账！”

我拉着他们，飞快地出了饭馆，急着打车去宾馆。夜色在一层薄雾的映照下有些迷人，不过换个心情看，或许又有些恐怖。我问司机：“你们这儿经常起雾吗？”

司机很迷茫地看了我一眼，“弟娃，重庆好像就叫雾都嘛！”

我听着哈哈大笑，“哦，对，雾都，雾都！好！”

到了宾馆，我顾不上洗澡，就把他们叫到一起。我拿起纸，“各位，我刚悟了一个新的挖坟办法，给兄弟们看看。”

我在纸上画了个大概的地图，“你们看，这是丰都，丰都在长江这边，人口密集。鬼城与其隔江相望，地势高于丰都，从气势走向来看，由上而下。古五行说木走下，金走上，故金可断木。我假定这丰都属木属性，鬼城属金属性，那么这火又从何而来呢？哈哈，这就是玄妙之处了，这长江就是火属性！”

众人皆是“啊”的一声。我哈哈大笑起来，很自豪地说：“你看，按道理说，人众之处皆金，也应该是丰都为金属性，鬼城为木属性，这对应该不会有错。可是再往下，就推不下去了。土呢？火呢？根本就没了！我做了个大胆的推向，发觉这儿的五行全是反着来的！哈哈，我索性把最不可能的做了个排比。各位请看，长江如果是火属性，那么土自火中来，这丰稳坝就是标标准准的土属性。那么我反推一下，这火（长江）旺盛，上可盛金，下可旺城，本是无名业火，却成了万宗之火！用得妙啊！这风水师算得上绝无仅有！看来，在建丰都和鬼城之前，此人就给建城者做了充分的调查！”

我点了一支烟，接着手舞足蹈地说：“我当时确定鬼城的属性的时候，是从这公园的走势看出来的！地势越低的道儿，风水就越属于天生弱项。那如何才能让风水在公园这儿得到一个翻转呢？这就需要如同一个器皿一般的格局了，让风水变成只进不出的阵。这么做，就得在周围大兴土木，所有的风水眼都要建佛立寺。这样，此处就会像貔貅一般，只进不出了。所有属性里，只有金属性有这个储备的功能，所以我就断定了这鬼城就是金属性！”

刀女托着下巴，不以为然地看着我，“大才子，我问你，你祖师爷的办法好用不？”

我没理会她，她却来劲了，又说：“就算你鸭子嘴硬，就算你说的是对的，那我问你，这长江是火，那水是什么？你说了半天，我没听你提到水！”

我再次哈哈大笑起来，“你问得太好了，五行里，水由何而生呢？”

小先愣了一下，“土生金，金生水嘛！”

我赞许地看着他，“哈哈，对也！我们就在金里，这水就在这里！”

我一把拉开窗户，一阵湿冷的夜风吹了进来。我感觉小先和罗璇都反应过来了，唯有刀女还有一个劲儿地问：“哪儿呢？哪儿呢？”

我说：“笨死了！刚才出租车上，司机都说了，重庆叫雾都！这金生出的是啥？那不就是雾嘛！雾是啥？不就是水嘛！古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道雾是水，不知道雾是由长江流过，带来过的水汽而已！别的地方没有，他们就觉得神奇啊，也会把这和金木水火土联系在一起嘛。不过你别说，古人这么解释，也还真能解释过去，只是你……连古人都不如！哈哈哈！”

我抽了一口烟。小先点点头，“那珉哥，你的发现可以算千古第一人吧！这古坟的年代，你也知道了吧？”

我摇摇头，“我去网上查相关资料，也没查到。不过这反摆五行，不是业内的主流，摆出来再有道理，也会被主流耻笑。因为还有很多种摆法，而这人却偏偏用了最匪夷所思的一种。但现在看来，这应该算是这块地方最好的摆法。我估计这人是一个小国的，在主流业内混迹过一段时间，回国后，自己创作出来的，也算是个天才了。不过，这人最厉害的怕不是这摆局，而是嘴皮子！他弄出来的作品没人建造，再好的局还是扯淡，他能说动国王搞这么个工程，那就很厉害了！”

我一边说，一边拿出地图，开始在上面画圈。这次我以五行点定位，沿边走，这很快。我一边画，一边说：“刀女，你好好回忆一下，祖师爷应该不是都画圈吧，而是该沿着风水点的变化画的！”

我一气呵成，最后在中间确定了一个位置。我指着那个集合点，“就是这儿！这儿应该有坟头。你看，火过之处，金盛之地，木长之处，土厚之巅，哈哈哈，我估计，还不止一座！我要好好看看！”

开心！无比开心！我告诉大家要好好准备。刀女却说：“你们都注意点，这地儿叫鬼城，找到古墓了，下面的东西谁都不知道是什么！都早点休息，明天我们回去收拾了东西，在这儿再开一套房子，挖完还得在这儿再住一天。但是，文物不带进宾馆！珉儿，你和小先准备一下，挖出宝贝后，我带罗璇在这附近找一处没人的地儿，藏起来，等过河前再带！行了，就这样！我回去了！”说罢，自顾自地回屋了，留下我们三个人在屋

里大眼儿瞪小眼儿的。

傍晚，我带着一身的烟草味儿去洗桑拿。两天没有出门，总算换来了一点点成绩，还是颇让人感觉激动的。我以前从没有觉得祖师爷的这个办法好用，现在依然觉得不好用。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而且，谁都不能保证能跟古人的想法一致，如果看错一个点，那么离目的地就相差得不知道有多远了。老祖宗的方法千奇百怪，除非你在这一行里是个真正的专家。但是，我换了个思维。如果不用这个方法，我还能用什么？！可悲的是，我什么都没想到，没有办法的办法或许就是好办法……

【鬼城大坟】



这一晚，我睡得好极了，几天的疲劳在这个晚上得到了纾解。第二天，没人叫醒我，我一直睡到将近中午，而且是被饿醒的。我裹着个浴袍，就跑去找他们，结果发现他们没有一个人在屋里。我回到屋里，洗了个澡，躺在床上给他们打起了电话。

刀女正在收拾东西，和罗璇从丰都赶往名山镇，小先去采购路上吃的东西，说我几天没好好休息了，也没打扰我，就自己去了。我挺感动，但是却抵挡不住饥饿。我穿好衣服，下了楼，在街边要了一份盖饭，一边慢悠悠地吃，一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倒颇为惬意。

难得的太阳居然透过这雾气闷闷的城市，晒在我身周。顿时，我觉得身上温暖起来。我眯着眼，仰着脸，感受着这难得的日光浴。可惜，这太阳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很快就又藏在了灰闷闷的云后。我结了账，百无聊赖地在周围晃悠着，看着沿街叫卖的小玩意儿。

下午，他们三人回到了酒店。刀女一进门就说：“行了，现在都听我的！咱们换个酒店，但这个宾馆也不能退！”

我冷哼一声，“敢情不是你掏腰包，这么牛气啊！”

刀女瞪了我一眼，“有没有听过什么叫‘狡兔三窟’啊？万一有什么事儿，咱们那边住不成，这边还能暂时住下。挖出文物后，咱们三人全部